

在规划保护范围内却要拆除,符合重要近现代建筑标准却未入名录

谁来保护南京夫子庙的两座老建筑？

本报记者 李佳霖

2012年底,南京科举博物馆举行了奠基仪式,随着这座备受瞩目的博物馆的开建,位于南京夫子庙街区的两家老牌电影院解放电影院和秦淮剧场将被拆除。文保人士指出,秦淮剧场和解放电影院均位于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其中解放电影院是历史建筑,秦淮剧场为风貌建筑,而作为整个历史文化街区风貌构成的一部分,应当按南京市的相关管理规定实施控制保护。

夫子庙街区仅剩的两家老电影院

解放电影院位于贡院街84号,于1927年筹建,1931年建成,当时名为“首都大戏院”,是将电影从室外引到室内放映的中国第一批影院之一。建成之时,“首都大戏院”共有1357个座位,此规模当时在全国数一数二,而其开业之时刊发的广告词“东方最富丽的天国,首都最堂皇的剧场”更是将其豪华绚丽表露无疑。此后,“首都大戏院”几经改名:1949年南京解放后更名为“解放电影院”;20世纪80年代末又改称“解放艺术电影院”,专门放映具有探索性和市场化的“大片”,曾邀著名导演谢晋来该院与影迷互动。

如今的解放电影院尽管经过几次升级改造,当初的富丽堂皇已不在。此座三层建筑的正面及背面的一楼已经变成了商店门面,商店中间一个非常暗的楼道直通二楼的影院。二楼和三楼外墙体上已有一些小裂纹,但基本保持着民国建筑原有的风貌。

2012年底,南京科举博物馆举行了奠基仪式,其征收范围内的解放电影院的存留引起南京市民的关注。12月,南京市规划局



解放电影院门外。这里曾经是南京城南最火爆的影院,现在站在门外甚至连是不是“电影院”都辨别不出。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虽然解放电影院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也不在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名录之中,但是鉴于解放电影院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实际操作中,规划局会有一些控制要求。然而,年关刚过,这座82岁高龄的电影院将要从南京市民的视线中被“走你”了。据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负责人介绍,再过几天,这个老牌电影院将要围挡,之后将进行拆迁。

另一处在拆迁范围内的秦淮剧场,和解放电影院相隔约20米。秦淮剧场于1945年建成,最早叫鸿运戏院,1952年更名为鸿运剧场,1957年改为遵义剧场。

秦淮剧场的名字从1976年开始正式使用。在此次拆迁之前,秦淮剧场已经经历过多次改造,其中有几次是从里到外,改头换面的

改造。然而,这次它却没有那么“幸运”,现在秦淮剧场已被一人多高的铁皮围挡,一楼放映厅的舞台已被拆得凌乱不堪。

夫子庙街区最早被拆的电影院是位于夫子庙平江府路11号的大光明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是南京最老的电影院,于1927年建成。2009年,由于建筑本体已经成了危房,大光明电影院被拆掉。而如今,夫子庙的3家老牌电影院将面临全体消失的危险。

在保护范围内,为何要拆？

为了解相关情况,记者先后致电南京市规划局、秦淮区建设局等部门,得到的答复竟出奇相似:此事不归他们管,请咨询其他单位。

在《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2—2020)中,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为南京市划定的9

片历史文化街区之一,而其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措施明确规定应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实施。在保护原则中也明确要将20世纪遗产等纳入保护体系,对历史文化资源“应保尽保”。

根据《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和《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保护规划图,解放电影院是历史建筑,秦淮剧场为风貌建筑,对历史建筑的规划对策为修缮和修复,风貌建筑则为修复和整治。

2010年12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

文保人士指出,此两处建筑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保护范围之内,现在要将其拆除显然是违法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认为,名城保护和街区保护规划在法律地位上虽然弱于《文物保护法》,但也是必须遵守的法规文件。问题真正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为实施“更为重要”的重大文化工程,自认为可以不受法规和保护规划的约束。“这需要相关部门的领导依法办事。”张松说。

张松认为,两座老牌电影院面临被拆除的事件,再次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不在意,“这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理念的错误理解导致的,即‘不拆文保单位就不违法’。”

“重要近现代建筑”的牌子为何多给了文保单位？

张松建议,这两处建筑应作

为“重要近现代建筑”予以保护。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文保专家马自树认为,优秀近现代建筑是后备的文物保护单位,在不断延伸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具备价值的建筑递补进来。

而据记者了解,南京市虽然已经公布了6批“重要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然而纳入名录的前4批都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第一批24处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批55处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第四批共112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要近现代建筑”的挂牌只是又给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加戴了一个帽子而已,所以出现一个文保单位一边挂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另一边挂着“重要近现代建筑”牌匾的怪现象。而第五、第六批名录中的不少建筑也已升格为文物保护单位。

“这种属于叫锦上添花嘛!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一位文保人士向记者抱怨。据了解,南京市的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单公布后,对于历史建筑保护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因为大部分都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原来保护得就比较好。而“重要近现代建筑”设立之初衷是为保护那些没有被纳入“文保”体系、但也拥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保单位出现在“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单中,这带来的最大弊病在于,名额被挤占,很多优秀的近现代建筑遗产无法纳入保护体系,拆除起来自然也比较“方便”。而秦淮剧场和解放电影院的即将被拆,正是这一弊病的直接体现。张松认为,南京的重要近现代建筑标准定得偏高,未把这两处建筑列入名录,但是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文,它们理应列入保护名录。

北京白塔寺药店将“变矮”

本报讯 京城老字号白塔寺药店将变“矮”。为了亮出元代古塔,这家即将141岁的老药店将从现在的五层降至两层。

妙应寺白塔始建于元代,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景街东端的白塔寺药店正处于白塔寺东侧,是一家有着14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药店。20世纪70年代末,白塔寺药店原址翻盖成一幢五层的现代大楼,从此,在阜景街上只能看到白塔的上半截。

早在2002年,白塔寺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就被列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危改试点,2009年,白塔寺药店降层被正式列为北京市重点文保项目,但该项目一直进展缓慢。

近日,白塔寺药店门前已挂出搬迁提示的通知。通知显示:为配合政府对阜景文化街

改造,白塔寺药店定于4月启动楼体降层项目,工程施工期间,白塔寺药店正常营业。同时该药店中医诊所将临时搬迁至西城区阜内大街293号一层,4月1日起在新址义诊。白塔寺药店相关负责人表示,药店已经与政府协商将削减三层,削减后再建设一个仿古屋顶,差不多是两层半。站在白塔寺药店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塔。

此外,北京市西城区将对白塔寺周边街巷进行整体保护,提升该地区的历史风貌,使之成为阜景(阜成门至景山)历史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文保区域。与此同时,西城区还将对阜景街的商业业态进行调整。来自什刹海阜景街建设指挥部的消息称,西城区将在今年启动白塔寺阜景街业态调整目录的编制工作,摸清现有家底,再引导产业升级。(文静)

沈阳开始修缮东三省总督府

据新华社消息 建于清朝末年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在成为“危楼”多年后,今年3月开始进行最大规模的修缮。记者近日在位于沈阳中街的修缮现场看到,整栋楼体外围已被脚手架固定,覆盖了绿色保护网,门前的石狮子和下马石也被搬离原位。

承载着百年历史沧桑的东三省总督府,地处沈阳故宫和张作霖府之间。作为当年名震东三省的建筑,清末官员、东三省历任总督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都曾在此办公。据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介绍,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迁到北京的时候,当时留守的官员称盛京总管。到了清末,清政府实施所谓新政,东三省改制,改设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并设立东三省总督,总督衙门也设在这个地方。

据历史资料显示,这座建筑建于清末,外部为青砖墙体,内部为木架木结构,上为深红彩钢瓦房顶,建筑用料选材考究,雕饰精良,为典型的欧式建筑,整个建筑呈“凹”形,门前还有对狮和上下马石。佟悦认为,在清末“西风东渐”盛行时期,出现了一批中西合璧的建筑。东三省总督府的建筑形式是当时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式样,整体风格庄严、大方、新颖,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烙印。

2004年,东三省总督府被列入沈阳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但由于年代久远,虽经多次抢救性维修也未能逃过变成“危楼”的命运。2011年,这栋建筑已挂起“此处危险”的警示牌。而今东三省总督府的修缮,将对研讨、再现当时东北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起到重要作用。(高铭)

飞翔的村姑

——许鸿飞的雕塑艺术

易英

现实的需要,形式的创造要有现实的依托。厚重膨胀的体积找到了“肥女”的形象,“肥女”又转化为“村姑”。许鸿飞的运动打破了惯例,或者是体育运动的惯例,他表现的“肥女”让不可能运动的身体运动起来。当肥胖定位于“肥女”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独特性才找到了逻辑的合理性。许鸿飞的雕塑对农民进行了夸张,突出了体魄的特征,如同马约尔的农妇一样,本来是为形式的创造寻找现实的依托,但形式一旦进入具象,形象就不受形式的控制,就会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许鸿飞很清楚这一点,他不是让农妇孤立地存在,他不仅把她与运动的题材结合起来,实现体积与运动的形式表现,同时还注入现实的想象,形象就不受形式的控制,就会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许鸿飞很清楚这一点,他不是让农妇孤立地存在,他不仅把她与运动的题材结合起来,实现体积与运动的形式表现,同时还注入现实的想象,形象就不受形式的控制,就会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许鸿飞很清楚这一点,他不是让农妇孤立地存在,他不仅把她与运动的题材结合起来,实现体积与运动的

许鸿飞的雕塑很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他颠覆了目前公共雕塑的流行样式,也因为他有效地把现代都市现成的公共空间和雕塑的叙事性结合起来。隐藏在通俗的叙事性后面深刻的艺术性和紧迫的现实思考,为公共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首先是艺术性的语言。“肥女”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的来源,而是现代雕塑的语言探索。对于许鸿飞来说,一个运动中的形体,苗条也好,肥胖也好,关键在于体积与空间的关系,比如马约尔的雕塑,一个沉重健壮的形体在特有的作用下,可以在空气中漂浮。许鸿飞的“肥女”可以理解为特有的形式,他打破了对于优美的联想,利用躯干与四肢的组合关系,使拙于运动的“肥胖”运动起来。

许鸿飞没有处在一个现代主义的时代。突破学院主义的限制,追求个人风格,只是他的艺术追求的一部分。现代的艺术语言在后现代主义条件下必须服从于

翡翠女人的艺术蜕变

——许鸿飞访谈录

方旭东

方旭东:回顾你之前的雕塑艺术创作之路,我觉得你的成功在于你没有定格自己,反而不断求变。2008年你创作了反映抗击冰灾的《九天九夜》,表现出了你学院派的扎实功底,写实造型能力炉火纯青。如果说《九天九夜》是因为结合了公共事件与公共情绪而获得了成功,那么你随后的《雕塑·连南·许鸿飞》就是一次艺术上的升华了,因为那次是纯粹的行为艺术。那一年你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焦点,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对于往后的艺术走向是否有感觉到压力呢?

许鸿飞:压力是一定有的。也就是在那一年即2008年,黄永玉老先生给我题赠了“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的词句。黄永玉在我的艺术之路上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给了我很多启发和鼓励。2011年,他为我题赠了“蛇唔脱壳死硬”的词句给我,可以说是代表了他对我的指点 and 期望。因此我必须放宽思维,勇于尝试别人不曾用过的材料来激发创作的火花。

方旭东:艺术家对材料是很敏感的,材料往往表达了艺术家的艺术观点。你用翡翠进行雕塑艺术创作创造了先河。许鸿飞:材料的探索的确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但是如果不够广泛地熟悉了解材料,熟悉雕塑中各种材料的应用情况,很容易走弯路,或者故步自封。从1990年开始我到欧洲考察,发现我用过的材料和手法别人早已经用过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都已经被人挖掘殆尽,而后现代的从实体转向空间的、观念性的雕塑等玩法也被别人提前“玩”过了。我有很大的危机感。打破艺术作品形式界限,让作品有更多思想力,成为我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方旭东:所以说材料和艺术感之间的能够相互发现、相互选择和相互成就。许鸿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把目光转向翡翠非常偶然。有次朋友拿了一块翡翠原石给我欣赏,翡翠的色泽和质感立刻激起了我的灵感,让从来没有利用过翡翠的我顿时有了一种强烈的尝试欲望。我认为,艺术只有作为一种体验和实践才是艺术家追求的方向。有了这些想法,我就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亲自到东南亚考察,选取石材,并采购了一批适合于做雕塑作品的翡翠原石回来,开始了我的实践。

方旭东:翡翠作为玉的一种,确实很有它的特点。中国人自古就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它外表温和、柔软,内里却又坚硬无比,成为了君子美德的象征,又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里。许鸿飞:对,更重要的是翡翠作为玉中颜色最富于变化的一种,非常适合于艺术创作。翡翠的颜色与自然界极为协调,代表着万物的生机勃勃与青春活力。

雕塑不同于绘画,它对于色彩从来是力不从心的,很难同时做到材质、颜色与题材三者相统一。但是用翡翠做雕塑后,我发现翡翠在抛光后呈现出多样的色彩,有白色、紫色、宝蓝色、浅绿色、墨绿色等,多彩翡翠改变了雕塑原材料色调单一的问题,也大大改变了观众的鉴赏情趣。方旭东:用翡翠做雕塑是冒险的。做工艺的人不会做雕塑,做雕塑的人觉得翡翠太过于昂贵且不好把握。翡翠的价格昂贵,没有雄厚的财力很难支撑艺术家去选择这样的材料。没有收藏或购买流通,艺术品就成为积压,这也是很多雕塑家所顾虑的。相信你也会有过这种顾虑吧?许鸿飞:有过。用翡翠做雕塑无疑可以带来新的视觉感受,但这种艺术创作又十分冒险。但是我决定挑战自己,更挑战雕刻艺术的限制。孔子有句话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想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态。

方旭东:而实践证明你这次的冒险尝试获得了成功,翡女人不仅没有让你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反而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许鸿飞:是的,因为翡翠本来就具有内敛、慧心的气质,稀少的翡翠本来就是人们眼中的奢侈品,如果赋予了翡翠艺术性,又会比作为饰品或工艺品的翡翠更具有收藏价值。其实翡女人的受欢迎程度也出乎我的意料,早在我的翡翠雕塑作品还在做模型的阶段,它们已经被人订做了。方旭东:那也是因为翡翠与肥女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点,而你把这个契合点发现了,并重塑在世人眼前。

许鸿飞:说翡翠跟翡女人系列是“绝配”也实在不为过。翡翠与肥女人系列的情感契合点就是“极致”。肥女人创造了翡翠的新式样,而又是肥女人才能唤醒翡翠内在的那份原始而又自然、迷人的内涵,使翡女人融入了时光雕刻出来的静谧,和岁月沉淀下来的奢华。

(作者为广东美术馆创作院副院长、广东美协策划委员会副主任)



武术冠军梁超群(左后一)、世界冠军余卓成(左后二)、两次奥运射击冠军杨凌(右一)、奥运跳水冠军孙淑伟(右二)观看许鸿飞展览。